

第一章 物是人非

身負血海深仇的人應該什麼樣？

白羽無數次的問過自己，雙親被害，兄長為護她慘死，家破人亡，流離失所，為了躲避追殺，從金陵一路北上來到苦寒的隨州，吃過觀音土，沿街討過飯，夜裡從未睡過一個安穩覺，衣不蔽體，被人欺辱猶如家常便飯。

曾經她是名滿金陵的白家小姐，一朝雲端，一朝塵埃，人生起起伏伏，酸甜苦辣，唯獨這個甜字，少之又少。

「第三個饅頭了，餓死鬼投胎都沒你這個吃法。」男人黑髮、黑臉、黑鬚，膀大腰圓，身長九尺，腰間別著一把長刀，約莫著四十出頭，寬厚的手掌握著小巧的茶碗，不滿的瞪了白羽一眼。

「我餓。」白羽吸了吸鼻子，並不在乎男人的嘲諷。

苦大仇深的人什麼樣白羽不知道，反正在她經歷的這麼多變故後，每頓飯都是當最後一頓飯在吃，不僅要吃飽還要吃撐。

樹皮、草根、觀音土，這些東西壓根不是人吃的，可為了活命，為了報仇，白羽悉數往嘴裡塞過。

曾經山珍海味擺在她面前，她小姐脾氣，心情不好看都懶得看上一眼，可如今，桌上掉了些饅頭碎渣，白羽小心翼翼的用指間撿起送入口中，只有挨過餓的人才會這般珍惜糧食。

「三娘，你管管她。」男人無奈的歎了口氣，將目光轉向一旁的女人身上。

女人一身玄衣，一支木簪將黑髮高高束起，看面相透著一股子陰冷之氣，她手邊放著一柄長劍，聽了男人的話，她抬手，擋下白羽手裡的饅頭，「包起來，路上吃。」

三娘是男人從屍堆裡撿來的，只剩半口氣的「屍體」，老話說的好，相見就是緣，甭管是一口氣還是半口氣，總歸是個活人，男人將女人帶回道觀，老大弄回一堆不知名的藥草給她吃下，日復一日，足足熬了三個月，女人終於醒了。

人救活了記憶卻沒了，姓甚名誰，打哪兒來到哪兒去，一概不知，索性她年紀比他小，排行老三，叫她三娘，久而久之，三娘就成了女人的名字。

「刀爺，管天管地的我見的不少，像您這樣見天管我吃飯睡覺的，世上還是頭一個。」白羽嘴上擠對著，可雙手卻是老實的將白麵饅頭收了起來。

「不生孩子不知爹娘苦，這世上我不管你誰管你。你師傅，人忙著修道呢，哪兒有功夫理會咱這些凡夫俗子，你再看三娘，鬼門關走一遭回來，心智這道門算是給關上了，說一句，動一下，我要不說，你就是撐死了她都不帶攔著你的。」

「五年啊，我這個糙漢子當爹又當娘，咱這一家四口，裡裡外外不都是我在忙活，想我霸刀曾經也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，如今就圍著你們仨轉，跟個婆子似的絮叨，你煩，老子還煩呢，煩能怎麼著，不還是得管著你們。」

「你這沒良心的，柿子專挑軟的捏，見了你師傅和耗子見了貓似的，大氣不敢喘一聲。三娘那你打又打不過，講理又講不通，甭管心裡怎麼想，三娘一句話你都得老老實實聽著，也就我這你才敢飛揚跋扈，心氣不順了就頂我兩句，我能怎麼

著，打碎了牙往肚子裡嚥。」

白羽一句話換來男人一籠筐的話，拳頭刀子白羽都不怕，這五年，她最怕的就是刀爺的這張碎嘴，給他一壺茶潤喉，他能坐著嘮叨你一天，一天下來話都不帶重樣的。

霸刀，江湖上響噹噹的名號，傳說那個男人殺人不眨眼，一把快刀讓人聞風喪膽。傳說都是騙人的，眼前這個管家婆似的男人，不用動刀，光憑一張嘴就能把人說瘋。

「刀爺。」白羽起身給男人滿上茶，「當年要不是您從難民堆裡把我撿回來，我這會早就去閻王殿報到了，您老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日後要是發達了，肯定第一個孝敬您老人家，我師傅都得往後排。」

白羽習慣性的服軟，刀爺吃軟不吃硬，小孩心性，得哄著來。

「算妳有良心。發達？刀爺不指望妳發達，就想讓妳把小命保住，別明知是火坑，非要往火坑裡跳。」男人抿了口茶，面上是揮之不去的憂愁，他看了看面無表情的三娘，「就算有我和三娘護著妳，可那裡畢竟是金陵，天子腳下，能人輩出，一山還有一山高，不知道會遇上什麼樣的高人。」

此處是路邊的茶攤，往來的過客歇腳的地方，三文一壺茶，五文一碗清湯麵，加肉加錢。

茶攤不遠處停著兩輛馬車和一匹馬，隨州是苦寒之地，不比江南富饒，不過素有野獸出沒，為了錢，獵人們三五成群進山，打虎、打豹，整張的獸皮剝下，金陵城數不清的達官顯貴搶著出高價買，白羽三人此番入城就是要做這等買賣，馬車裡裝的都是從獵人手裡收的上好獸皮，整張剝下，毛色順滑，實屬上品。

「白墨是我哥，我在世上唯一的親人，即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去。」白羽攥著茶碗的手指因為太過用力而泛白。

白羽，金陵白家的大小姐，死在六年前，如今的白羽身穿布衣，男子裝扮，沒了風華絕代的美人氣，面上多了幾分憨厚的笑容，她身上不帶任何兵器，氣質也絕非江湖中人，第一次見她的人，大都會認為她是個初出茅廬的商人，為人低調，待人和氣，言語溫和，是個好來往的主兒。

「可當年妳是親眼看著他死的。」刀爺壓低了聲音，湊到白羽耳邊，「六年了，妳哥哥要是還活著，為何非要等到六年後才現身？」

斬草不除根，春風吹又生，四十年的鹽、米，刀爺不是白吃的，他太清楚這些人的手段了，姜太公釣魚，願者上鉤，他們尋不到這丫頭的蹤跡，就用這麼陰損的招數勾這丫頭。

「丫頭，現在回頭還來得及，明擺著是妳那些仇家打著妳哥的名號引妳入金陵欲斬草除根。」刀爺緊握著白羽的手腕，「回隨州接著過咱們的日子吧。」

刀爺凝望著白羽，露出期待的神情。

「刀爺，您見多識廣，您說身負血海深仇的人應該什麼樣？」白羽的臉上依舊是那副和氣的笑容，壓根看不出苦大仇深的恨意。

刀爺緩緩鬆開手，不發一言。

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六年，每夜我都被噩夢纏身，爹娘的臉越來越淡，我竟都快想不起他們的面容了，兄長倒在血泊中，拚盡最後一絲力氣衝躲在草叢裡的我擺手，讓我跑。」白羽言語平淡，沒有絲毫波瀾，「我白天做人，夜裡做鬼，六年，噩夢纏身。」

白羽起身，揮了揮褲腳的塵土。

「刀爺，身負血海深仇的人就是我這樣，會笑、會哭，能吃、能喝，可以平靜的將雙親的死狀複述萬次，您要問我怕死嗎？我回答您，我怕，我是真怕，白刀子進紅刀子出，疼。您要勸我放下，我也回答您，我放不下，這筆賬是早晚的事，辦成了，我對得起白家列祖列宗，白家的子孫不是任人欺負的，辦砸了，我就下去和家人團聚，一家人整整齊齊，吃頓團圓飯，值了。」

放下！這兩個字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卻難如登天，年過四十，刀爺摸著自己的胸口，他又何曾真正的放下過。

「走！」刀爺傷感間，三娘已經跨上馬背，挺直了脊背，居高臨下的看著兩人。三娘惜字如金，她說的話八成都和白羽有關。她不記得很多事，但卻永遠記得，他們四個是一家人，她是長輩，要好好護著白羽，刀山火海，她都會同白羽去。

「得，好人三娘當，惡人我來做，哈哈哈哈哈哈。」刀爺仰頭，喝光碗裡的茶水，摸了一把下顎的鬍鬚，「金陵，我也有十幾年沒去了，咱仨就去好好玩玩。」刀爺大喝一聲，跳上馬車，衝著白羽大笑。

白羽緊跟著跳上另一輛馬車，揚起馬鞭，馬兒抬蹄前行，三人上路。

從金陵到隨州，白羽靠著兩條腿走了一年，那一年恍若身處地獄，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下來的，她只是漫無目的的行走。

這一年她的性子被磨平了，從前的驕縱消失無影，她懂得察言觀色，懂得韜光養晦，懂得先下手為強。

家變那年她十四，逃亡一年，隨州五年，如今她年滿二十。

二十歲，是能扛起血海深仇的年紀了，聞得白墨「死而復生」，白羽要隻身前往金陵，真也好、假也罷，她都要親自去瞧瞧。

師傅說，她二十歲可以自己拿主意了，他不攔她。

不信鬼神的刀爺和她講了一整晚的道理，佛教、道教，各路的神仙都搬了出來，勸她留在隨州過安穩日子。

心智不開的三娘不發一言，只是早早收拾好了行囊，守在她房門外。

最終，三人上路，刀爺和三娘陪在她左右，兩車的獸皮是師傅為她準備的，化作商人前往金陵打探虛實。

隨州的清虛觀裡住著四個人，一個不知來歷的道士，武功高強，周身貴氣，一心修道。

一個江湖中人，風光過，失意過，霸刀的名號江湖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。

一個失憶的冷面女人，出手便是殺招，清虛觀最不能招惹的便是她。

一個外表慵懶憨厚，實則心細如髮，背負血海深仇的丫頭。

五年，朝夕相伴，他們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家人，為了彼此皆可捨命。

馬車上，白羽哼著小曲兒，嘴裡叼著片竹葉，前方二十里便是赫赫有名的皇城金陵，她出生長大的地方，歡聲笑語，血淚交融，她回來了。

金陵皇城，天子腳下，百官雲集，但是最出名的當數大魏朝的三品中書令齊恒之，他這個出名可不是什麼好名氣，大半個朝廷的人恨他恨得牙癢癢。

十年前，西北大旱百姓遭難，地方官和朝官串謀低價收購災民田地，這事知道的人不少，但敢在早朝上當著天子面捅出來的就齊恒之獨一份。

七年前，大魏同西秦交戰，大將軍李凌夥同兵部幾位官員侵吞軍餉，以次充好，前線將士們一邊打仗，一邊嚼著夾帶沙子的軍糧，打仗拚命，保家衛國，為自己爭一份軍功，光宗耀祖，可若是將腦袋拴在褲腰帶上，卻連口飯都吃不飽，心寒了，還爭什麼功。

大將軍李凌是皇后的親哥哥，位高權重，誰吃飽了撐的去招惹他啊，在朝為官，還是要自掃門前雪的好，這事說大不大，不就是一口沙子嗎又吃不死人，不死人算什麼大事，可這事說小也不小，那可是瞬息萬變的前線，一旦士兵有了異心，這可是動搖國本的大事。

同西秦交戰的將領是李凌一手提拔上來的，祖上積德，走了狗屎運打了勝仗，李凌的下巴都快仰到天上去了，打了勝仗，這一口沙子就是小事，滿朝文武更是無人敢言。

可天下之大，就有那不怕死的主，齊恒之將奏摺呈到御前，將此事給抖了出來，李凌聽聞大怒，早朝衝著齊恒之吹鬍子瞪眼睛，可這位齊大人雙目微睜恍若老僧入定，全然不理會。

聖心難測，天子看了摺子卻以證據不足為由，當眾袒護大將軍，畢竟李凌是皇后的哥哥，和皇帝是一家人，犯不著因為這點小事為難自家人，大將軍李凌依舊做著他的大將軍，高枕無憂，這事也就不了了之的過去了。

朝廷上下都暗自議論齊恒之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，他這個官怕是要做到頭了，都等著看他的笑話，沒想到兩個月後沒等來齊恒之被罷官，卻等來了兵部尚書的位置易主了，起因是兵部尚書的兒子打著其父的名號幫地方官平事——官家子弟都有這個毛病，仗著老子無法無天。

沒想到這點小事不知怎麼著就傳到天子耳朵裡了，天子輕描淡寫說了兩個字——「徹查」，明著是查兒子，暗地裡查老子，兵部尚書為官二十載，藏汙納垢的事可不是一星半點，這回被翻個底朝天，小事多，大事也不少，抄家不至於，但砍頭卻足以。

天子聞訊勃然大怒，拍著桌子讓人將兵部上下給查個遍，可謂在朝堂上掀起了一陣血雨腥風，好在這股火氣就在兵部燒，沒有殃及池魚，眾官一邊膽戰心驚，一邊看熱鬧，日子也能湊合著過。

兵部被查了個底朝天，該砍的砍，該辦的辦，這次天子沒有手軟，將兵部上下收拾得服服貼貼。

你說這事和齊恒之有關嗎？和他有什麼關係，這是兒子害老子，子不教父之過。

你說這事和齊恒之沒關係嗎？長話短說，不見得，他那本奏摺句句屬實。

你說天子真假不分？笑話！天子不辦李凌一來人是自家人，打斷骨頭連著筋呢，二來李凌手握重兵，真要辦也不好辦！

天子心裡這股火得找個地方出，等啊等，終於等來了這檔子事，一個小火星燒了一片草原，齊恒之就是那個火星，兵部就是那片倒楣的草原。

兵部是天子下令查的，人也是天子下令砍的，可這份記恨卻不會落到天子頭上而是落到齊恒之頭上。

想教訓齊恒之的人不少，可總得有個由頭吧，齊大人為官正直清廉，一家子花銷都是他的俸銀，有心人將齊恒之查了個底朝天，好事查出來不少，壞事卻是一件也沒查到。

一計不成，還有二計——給齊大人使絆子，政事上出了岔子不就有懲辦的由頭了！

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齊大人如有神助，甭管什麼招數都傷不得齊恒之分毫。

朝堂為官都是人精，一時看不出端倪，但日子久了也漸漸看出點門道，合著齊恒之就是天子手中的劍，他在明，天子在暗，懲辦兵部是天子給大將軍提個醒，萬人之上也得在一人之下，想越俎代庖，也要掂量掂量自個兒的斤兩。

三品中書令的官帽扣在齊恒之頭上多年，不升不降，穩如泰山，多年下來，清官敬齊恒之，讚賞之情溢於言表；貪官繞齊恒之，中書令惹得起，可天子的楣頭觸不得，齊恒之這柄劍利不利，全看天子的心情，誰也不想自尋死路。

好在齊恒之人到中年，唯一的兒子還是個病秧子，別說考功名做官，連床都下不來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誰也不是長生不老的神仙，沒法子就先熬著，人嘛，總有熬死的那天。

海太醫年過六十，這位是百年難得一見的醫術奇才，皇上的身子骨都由他老人家一手照料。

床榻上的青年黑髮披散，面白晳，身形清瘦，青年側身臥躺，右臂伸展開來，左手輕抬，半掩著嘴角，極力壓抑著咳嗽。

「想咳就咳出來，用不著忍著，你什麼身子，旁人不知，老夫還不知嗎。」海太醫一手捋著花白的鬍子，一手搭在青年的脈搏上。

海太醫面露難色，沉沉的歎了口氣，要說床上的青年實屬海太醫的一塊心病，他十歲身染怪病，如今十四年過去，他堂堂的一品太醫診治多年，還是不見起色，這是砸他的招牌。

青年生得一雙極好看的丹鳳眼，因為強壓咳嗽，眸間浮上一層水霧，青年將頭埋在手臂間，壓抑著，輕咳了幾聲，緩解胸中的憋悶。

「身子骨不隨你爹，這爭強好勝的性子倒是隨他。」海太醫回頭瞪了眼身後神色慌亂的男人，自顧自的說道。

青年抿著嘴笑而不語，好似早已習慣了這種場面，他微微揚起頭視線越過海太醫，落到齊恒之的身上，「爹，我沒事，歇歇就好。」

「沒事、沒事、沒事、沒事，這兩個字你說了十四年。」青年越是這般平靜，海

太醫心裡的火氣便越大，「再這麼下去，不出一年，齊家就該為你準備身後事了。」齊恒之聞言，肩膀一顫，在朝堂上舌戰群儒時他沒怕過，直視帝王雙目時他也沒怕過，可聽到兒子的死期，他後脊冒出一層冷汗。

「海、海太醫，您……」齊恒之喉嚨一緊，疾步上前，雙手微顫，「可、可還有法子？」

海老頭收回手，連連搖頭，心裡的火隨著那句身後事都發洩了出去，可心頭轉而浮上一種無力感。

「是老夫學藝不精，怪我。」海太醫連連歎氣，一瞬間好似老了三歲，「他左半身陽盛、右半身陰虛，陰陽兩股氣在他身體裡相撞化解不開，這等怪病，老夫行醫數十載，還是第一次見。」

如往常一樣，海太醫執筆寫方子。

齊恒之強忍著眼淚，面對自己命不久矣的兒子，卻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。

「盡人事，聽天命。」海太醫將方子遞到齊恒之手上，「方子裡有兩味藥只有宮裡才有，我回去派人送來，其餘的你先備藥去吧。」

「小子。」海太醫放下筆桿，小心翼翼的幫青年收回手臂，蓋上錦被，炎炎六月，他這個老頭只著一身單衣，而床上的青年卻要蓋著兩層錦被，「難受就說出來，別忍著。老頭我活一天，就、就。」他話音一頓，雙眉緊皺，「就保你一天。」

「嗯。」床上青年自始至終臉上都掛著淡淡的微笑，好似並不關心自己的生死一般，「有勞海大人。」

青年從枕下摸出一顆蜜餞塞到海老頭手心裡，兩人相視而笑。

海太醫緊皺的眉頭瞬間開朗，「臭小子。」

齊或十歲開始喝湯藥，一碗又一碗，十四年過去了，早已數不清喝了多少碗，他怕苦，年少時還可吵著讓父母給他買蜜餞來，年紀大了，臉皮越發薄了起來，二十四的人了，喝藥還要靠蜜餞，若是讓人瞧去該笑話了，索性將蜜餞藏起來，旁人不知，他便可安心吃下。

「生死有命，孩兒不強求。」齊或看著齊恒之，輕聲安撫。

齊恒之緊握著手中的藥方子，「好好歇著，爹給你抓藥去。」

活了四十四年，齊恒之哭過的次數五根指頭都數得清，眼眶裡的淚要忍不住了，齊恒之不敢久留，轉身匆匆離去，他不想當著孩子的面哭出來。

「可憐天下父母心。」海太醫收拾著藥箱子，低頭輕歎，「你們父子倆，一個毛病，凡事都壓心裡不說出來，都是一家人瞞什麼。」

見海太醫要走，齊或欲起身相送。

「躺著，起來做什麼，過幾日我還來呢，俗禮免了。」海太醫輕拍著齊或的肩膀將人壓了回去，背上藥箱，平日裡挺直的脊梁竟露出了彎曲。他已年過花甲，這小子的命他還能扛多久呢？

齊或的房內有一股揮之不去的湯藥味。

金陵人人皆知，中書令齊恒之的兒子是個藥罐子，因父親得聖寵，宮廷裡救命的靈丹妙藥食之如家常便飯，可即便如此身上的頑疾依舊沒有起色。

傳聞，這位齊家公子是金陵出了名的美男子，只可惜見過他真容的人少之又少。金陵城未出閣的姑娘都心心念念的想要與他見上一面，即便沒人想嫁給個病秧子，但愛美之心人皆有之，飽飽眼福也是好的。

相傳，這位齊公子有門娃娃親，只可惜那位姑娘失蹤多年，凶多吉少。

想當初白大善人的名號響徹金陵，只可惜一夥膽大包天的匪徒夜半登門，在天子腳下行凶。

白家夫婦遇害，兒子女兒失蹤，白家的產業被三個家奴分之，六年過去，金陵城無人再識白大善人，金陵三財倒是人盡皆知。

一抹黑影出現在齊或床邊，銀色的面具遮擋著上半張臉，一襲黑袍，抱肩依靠在牆上。

「十四年了，他還不信？」男人的聲音低沉有力，他一直潛伏在房梁上觀察著。齊或掀開錦被，依舊是面無血色，可瞬間的死寂卻漸漸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眼中的一抹精光。

「皇家人生性多疑。」齊或緩緩回話，聲音軟軟的，帶著一絲午後的慵懶。

「對，你就是隨了他的性子，多疑，想我師姊，從沒這些花花腸子，你要是能像她該多好。」男人哀怨的歎息著。

師姊是男人心中的一個死結，師姊愛上了不該愛的人，心甘情願捨命為其生子，可到頭來連個名分都沒有。

「師傅！」齊或下床，「你不是說我的眉眼像娘嗎。」

他莞爾一笑，不氣不惱。

師姊是個美人兒，若生女兒定是傾國傾城的絕代佳人，可沒想到即便是個兒子，也能得個美男子的名號。

「對，你這眉眼像極了你娘。」黑衣男人落坐給自己倒了杯茶，「反正你是打師姊肚子裡出來的，同那個無情無義的負心漢一點關係都沒有。」

這種氣話黑衣男人經常說，齊或早已習慣，「我姓齊，齊恒之是我爹，梅晴是我娘，永遠也不會變。」

「你心裡有數就好，要是哪天你小子動了認祖歸宗的念頭，看我不親手……」黑衣男人照著齊或的脖子比劃了一番，作出凶狠的表情。

「這麼多年他把齊大人架在火上烤，你爹那個破官當的遭人記恨，七年前若不是因著揭李凌的短，你又何須遭一劫，險些丢了命。」

齊或抬手有意阻止男人繼續說下去，「往事何必再提。」

「我就是要提，別以為我看不懂那老東西的如意算盤，他就是想拿齊恒之逼你，日後你得知自己的真實身分，無論你想不想要那個位置，為了齊家人你都得拚都得搏，生老病死，誰也逃不過，他能護齊恒之一時，護不住齊恒之一世，多少人等著找你們齊家算舊賬呢，你若不站出來，誰擋。」

男人不屑的哼了一聲，言語裡滿是興奮，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他有他的算盤，我有我的對策，他不知你早已知曉了自己身世，更不知齊家背後是江湖勢力，他那個破位置誰愛要誰要，你齊或不稀罕，拿齊恒之裏挾你？呸！沒門！護幾個人

天門還是能做到的，你放心，有師傅在，那老東西拿你沒轍。」

齊彧搖頭輕笑，他這個師傅年過四旬，還是孩童心性，來無影去無蹤，曾經也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，現在心甘情願的隱身在齊家護他周全。

「她，有消息了嗎？」齊彧壓抑著心中的衝動，看著男人的眼睛露出一個苦澀的笑容。

「沒有！沒有！沒有！」兩個字，男人說了三次，每一次都是斬釘截鐵，「六年了你還忘不了那丫頭？她要是還活著早就該回來找你了。依著天門的勢力，我們整整找了她六年，若是還活著，哪裡會尋不得蹤跡。要我說，你就是多此一舉，藉白墨的名號重振白家生意，我看你怎麼收場。」

袖袍一甩，黑衣男人言語中透著不悅。

「是嗎。」齊彧眼中的失落一閃而過，轉而眼底又升起一抹希望，「不急，再等等，六年都過來了，我可以再等一個六年。」

白羽妳在哪裡，無論多久，我都不會放棄。

「又一個情種。」黑衣男人恨鐵不成鋼的拍著案桌，「我管不了師姊也管不了你，嘴皮子磨破了也沒人聽我一句，隨你便吧。」每次談到這個話題上，師徒倆必會不歡而散，「好好裝病，不要讓姓海的起疑，活見人死見屍，那丫頭我會給你一個交代。」

隨著黑影的消失，木窗與窗沿輕撞，發出噠噠的響聲。

「情種……」

齊彧撩起衣袖露出手腕上的七彩環帶，那年他十二歲，她八歲，小丫頭掂著腳親手為他戴上的，如今十二年過去了，環帶泛白，物是人非，他只想她活著回到他身邊，如今的他有能力保護她。

白羽是他放在心尖上的人，無論多久，他都不會放棄。